



音韵从稿

何九盈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商务印书馆

中 国 文 库

哲学社会科学类

音 韵 从 稿

何九盈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商務印書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韵丛稿 / 何九盈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4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100-04066-3

I. 音… II. 何… III. 汉语—音韵学 IV. H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1499 号

责任编辑: 许振生

整体设计: 李 梅

胡建斌

责任印制: 孙行明

音 韵 从 稿

Yinyun Conggao

何九盈 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<http://www.cp.com.cn>

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编: 100710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10.375

字数: 250 千字 印数: 0,001—3,000

ISBN 7-100-04066-3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者像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 哲学社会科学类（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）；(2) 史学类（通史及专史）；(3) 文学类（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）；(4) 艺术类（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）；(5) 科学技术类（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）；(6) 综合·普及类（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）；(7) 汉译学术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）；(8) 汉译文学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）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

顾 同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果 许力以 杜导正

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

主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
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

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鄢宗远 黄书元

敬 谱 焦国瑛

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员：

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

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

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

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

序

这里选录的 11 篇音韵学论文，时间跨度长达 38 年之久。最早的一篇《〈切韵〉音系的性质及其他》写于学生时代，发表于 1961 年 9 月。尔后便是漫长的无可奈何的荒芜。70 年代末，重理旧业。起初研究上古音，1977 年 10 月完成了七家“谐声对比表”（为《古韵通晓》第二章“谐声异同比较”的初稿），在此基础上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《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》、《上古主要元音的构拟》等篇。80 年代起又涉足近代音韵；晚年对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颇感兴趣，力图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，将音韵、文字、训诂结合起来研究。《商代复辅音声母》、《〈中国字例〉音韵释疑》等篇就体现了这一主导思想。

自知肤浅之作，不足以言著述，然以之供讨论、供参考，或许还有一定的价值。故略加整理，依类编排，题为《音韵丛稿》，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在此，特意感谢唐作藩、张万起、许振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。

岁月蹉跎，猛志如烟。数十年来，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”生命竟然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：以煮字谋温饱，以有涯随无涯。若问个中甘苦如何，当先问何谓“甘”“苦”。价值观不同，甘苦观自然也就不同了。一个以音韵研究为乐趣的人，在别人看来大概是天生的牛心牛性；对他们自己来说，必定是“我自乐此，不知疲也”！

谨以此书纪念已在彼岸的双亲，纪念已故的王力师、魏建功师、周祖谋师。“光阴似箭催人老。”“浮名浮利，虚苦劳神。叹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。”千金难买，人间晚晴。

何九盈

1998年4月 北京西郊中关园

目 录

商代复辅音声母.....	(1)
上古並定从群不送气考	(26)
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	(45)
上古主要元音的构拟.....	(129)
上古音节的结构问题.....	(172)
古无去声补证.....	(177)
《切韵》音系的性质及其他——与王显、邵荣芬同志商榷	(200)
《中原雅音》的年代.....	(220)
《中州音韵》述评.....	(224)
《诗词通韵》述评.....	(236)
《中国字例》音韵释疑.....	(257)

商代复辅音声母

在古音研究中,复辅音声母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。既关系到商代音系的建立,也关系到汉藏语系同源词的研究,文字训诂中某些疑难问题,也要在复辅音声母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求得满意的解决。

研究复辅音声母,主要途径有二:一是全面利用《说文》中的谐声资料,根据谐声关系的变异规律归纳出复辅音声母系列;一是利用亲属语言个别词对应关系的研究,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复辅音声母结构。前者着眼于内部拟测,后者着眼于历史比较。这两种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。问题在于:这两种材料本身都无法提供明确的时代界限和汉语方言的具体区域。谐声资料经过上千年积累而成,包含不同时地的语音素材,情况颇为复杂;亲属语言的比较,主要是寻找同源词,在现阶段来说,这项工作还只能说是零敲碎打,各家构拟的所谓“原始形态”,时地观念同样是模糊的,所谓的“同源词”,其可信程度如何,很难判断。

有鉴于此,本文尝试对复辅音声母进行断代研究,即以殷商时代为基点,以甲骨文中足以说明复辅音形态特征的资料为本证,再从后世的文献资料、语言资料中寻找有关的材料作为旁证,把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,对商代复辅音声母进行全面拟测。这样,本文所拟测的复辅音声母,从理念上和逻辑上来说乃属于纪元前 1300—前 1028 年之间的“殷虚”方言,其地在洹水、淇水、黄河之间。它既

不是汉语的“原始形态”，也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“上古音”（周秦古音）。

殷商卜辞中有哪些材料可以用来证明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呢？

1. 同源分化。卜辞“令”与“命”同字，金文从“令”分化出一个“命”字，“命”从令得声，二字同源。在商代“令”的声母应为 mr-。

2. 同音假借。卜辞假“各”为“落”，“各日”即“落日”。有的假借材料不见于卜辞，只要借字或本字见于卜辞，也可沟通其语音的联系。如卜辞有“狱”，金文中“狱”可借作“熙”；卜辞中未见“柳”借作“酉”，而春秋时代“柳”通“酉”。

3. 同字异读。卜辞中每一个字的音韵形式、地位都要与后世文字材料相比较才可确定，因此，卜辞中的某个字，如果后世有多种读音，而且这些音读之间的历史演变又是可以说得清的，我们就可以假定：它们在卜辞时代，不论是声母还是韵母，存在某种联系。

4. 谐声交替。卜辞“斿(饮)”字见于《说文》，从“爵”声，爵从今声，“斿”、“爵”与“今”当有复声母关系。又如“姬”从臣声，姜从羊声，酒从酉声，都有复辅音声母的问题。

5. 方言转语。卜辞“缶”字，用作地名。《甲骨文字典》认为：“字形与《说文》缶字篆文及古文相近。”^①《说文》：“东楚名缶曰缶。”^②“缶”乃“由”字之误，其义为“缶”。由与缶在卜辞时代应为复声母，后世东楚方言名缶曰由，乃复辅音分化后的音变。

6. 经传异文。卜辞中商代开国之君汤的庙号为“乙”，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作“履”。乙、履普通，其声母为复辅音。

7. 经籍旧音。《礼·曲礼上》：“急繢其怒。”郑玄注：“繢读曰劲。”^③繢从善得声，善从諒得声。卜辞无繢有善，善与劲在声母上必然有联系，这种联系用单体辅音是无法解释的，我们很自然就想

到复辅音的问题了。

根据初步研究,我们为商代音系构拟了32个复辅音声母,分为四种类型。

甲、清擦音s和其他辅音的结合。

sp, sph, sb, sm, st, sth, sd, sn, sr, sl, sk, skh, sg, sng。

乙、带l/r的复辅音声母。

pl, pr, phr, br, mr, thr, kl, kr, khr, gl, gr。

丙、章组与舌根音相通。

klj, khlj, glj。

丁、其他。

?k, ?r, mg, ng。

如果用对称性的原则来评价这个系统,就会发现其内部存在不对称不平衡的现象,存在可填补的空格。但从语言事实来看,从混沌学说而言,不平衡不对称是绝对的。以汉藏语系还保存复声母系统的语言为例,它们的复声母系统也并不都是对称的。所以我们并不因为有了thr,就一定要再拟一个tr。我们认为:要用事实构建框架,而不能用框架来构拟事实。

还有一个问题,商代以后的材料可否作为构拟的依据呢?我以为只要所构拟的这个字见之于甲骨文,而后代的材料又足以说明这个字曾经有过复声母的历史,我们就可以上推到甲骨文。这里的大前提是:甲骨文时代(商代)有复声母,金文时代(指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)复声母已基本消失。从“令”分化出“命”,从“土”分化出“社”,都是复声母分化的结果。甲骨文时代还没有分化,是因为那个时代还存在复声母。从历史构拟的原则来说,所有的构拟都要利用后代的材料。高本汉不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材

料，能构拟出《切韵》音系吗！复声母的构拟尤其要利用后代的材料。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差不多都是复声母分化后的材料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已经分化的语音材料加以整合，恢复其历史“原貌”，不上推怎么行呢。为什么要上推到殷商时代呢？因为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材料是甲骨文。

甲 清擦音 s 和其他辅音的结合

本文构拟的 s 包括传统音韵学所说的精、清、从、心、邪、曉、审、透(彻)以及照二中的某些字，可以与唇音、舌尖音、舌根音相结合。

一、s 跟唇音的结合

sp

又音。彖，伯贫，呼关切。𠂇，彼及，许良切。

谐声。𦥑(稣典)，从火彖声。鄉(许良)，𠂇声；鵠(彼及)，𠂇声。

sph

同源。肓(许两)，亨(许庚)，烹(普庚)。杨树达《卜辞求义·唐部》：“古文肓字，后世分化为亨亨烹三字。”^④

sb

同源。四(息利)，自(疾二)，鼻(毗至)。“四”本象鼻形，金文始借“四”为数词。泗(息利)，《诗·陈风·泽陂》毛《传》：“自鼻曰泗”^⑤。咽(虚器)，《说文》：“东夷谓息为咽”。段注：“东夷当作东齐。”^⑥

谐声。息(相即),从心自,自亦声。眉(虚器),从尸自声。《说文》段注:“(眉,鬯)音义略同。”^⑦

sm

同源。巫(武夫),筮,(时制)。张日升:“疑(巫)字象布策为筮之形,乃筮之本字。”^⑧《经典释文·周礼音义》:“九巫皆音筮。”^⑨黄侃:“《周礼》以巫为筮字,则巫亦有筮音,且筮即从巫也。”^⑩萬(无叛),𧈧(丑介)。卜辞“萬”象蝎形,借作数词。后来又造“𧈧”字。威(许劣),滅(亡列),从水威声。《说文》火部:“威,滅也。”

谐声。每(武罪),悔(呼罪),晦(荒内)。卜辞“每”可读为悔、晦。沈兼士说:“晦音当读如每,皆用 M 母发音。”^⑪無(文甫),鄤(虚吕)。卜辞無通鄤。士(鉏里),壯(莫厚)。《说文》“壯”字从土得声,段玉裁说:“按土声,求之叠韵双声皆非是。或曰:土当作士。士者夫也,之韵尤韵合音最近。从士则为会意兼形声。”^⑫王国维《释壮》与段说同。^⑬

又音。糸字《类篇》音莫狄、新兹切。糸与絲(息兹切)同源。

方言。《方言》十:“齐言焜火也。”藏缅语和壮侗语“火”的读音:

道孚	藏语	门巴	格曼橙语
rme	me	me, mi	mǎi ^⑭
壮	布依	临高	傣西
fei	fi	vai	fǎi
			pui
			wi
			fei ^⑮

假借。闻(无分),昏(呼昆)。卜辞“闻”“象人跼而谛听之形”,金文或作从耳昏声,闻可借作昏,婚。卽(辛聿)借作滅,《庄子·徐无鬼》:“若卽若失”,《淮南子·道应》作“若滅若失。”

二、s 跟舌尖音的结合

st

同源。升(识蒸),登(都藤)。二字初义均与敬神有关。

假借。弔(多嘯),叔(式竹)。卜辞弔“象人持弋射矰缴之形^⑩”,作人名时读如叔。

sth

同源。土(他魯),社(常者)。卜辞有土无社,土既指土地,又指土地之神。随着复辅音声母的分化,金文产生了“社”。声(书盈),圣(式正),听(他丁)。卜辞三字同源,原本为一字。

谐声。丑(敕九),羞(息流),从羊丑,丑亦声。

方音。刘熙《释名·释天》:“天,豫司充冀以舌腹言之,天,显也,在上高显也。青徐以舌头言之,天,坦也,坦然高而远也。”汉末方言“天”有晓母、透母两读,这正是复辅音 sth-分化的结果。今海南省海口市“天”读喉擦音[h-],属于透母的“土吐拖兔偷添铁”等字的声母也读[h-]。另外,从天得声的“祆”,《广韵》音呼烟切,《集韵》云:“关中谓天为祆。^⑪”

sd

同源。申(失人),电(堂练)。卜辞“申”为电之本字,象电光乍引乍纵曲回闪烁之形。《说文》“虹”字:“籀文虹从申,申,电也。”次(涎,夕连),盜(徒到)。卜辞“盜”从舟次声,《说文》舟讹作皿。钱玄同《古音无邪纽证》主张次声归定^⑫。卜辞次、盜同源,均水流泛滥之意。

谐声。且(七也),叠(徒协)。唐兰说“且多假为祖……盖且即今俗之爹、爹,及爷字,犹父之即爸字也。且之得变为爹爹等字者,且字古当读舌头音,与‘多’略近。……且古当读舌头音,更可以‘叠’字证之。叠当是从晶且声,且读如多,与‘叠’声相近也。^⑬”

sn

同源。而(如之),须(相俞)。卜辞而为须之初文,金文始有